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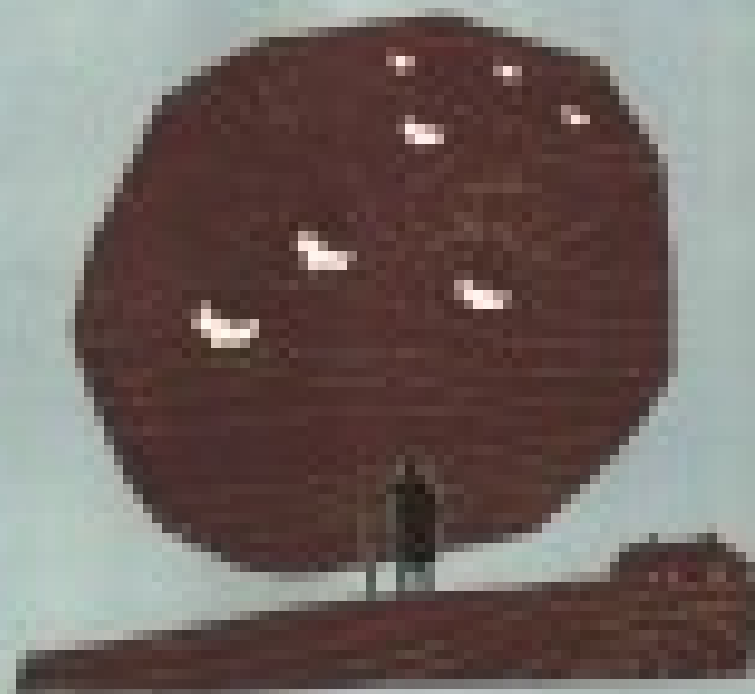
路边草

夏目漱石 著



路边草

王 蒙 著



路 边 草

(日) 夏目漱石 著

柯棣文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夏目漱石
道 草

根据中央公论社《日本の文学》译出

路 边 草
〔日〕夏目漱石 著
柯毅文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625 插页 2 字数 145,000
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00,001--13,800册

书号: 10188.575 定价: 1.10元

路 边 草

—

健三曾离开过东京，几年后，又从遥远的地方^①归来，在驹込后街^②安了家。他踏上故土时，感到很亲切，但也很寂寥。他刚离开那个国家，身上还沾有那里的习气。他讨厌那种习气，想尽早把它拂去，却没有注意到其中隐藏着自豪感和满足感。

沾有那种习气的人，总是神气活现的。他每天都是这副神态，按常规在千駄木^③到追分的大街上往返两次。

一天，下着蒙蒙细雨。他既没有穿外套，又没有穿雨衣，只是撑着一把伞，沿着常走的街道，准时向本乡走去。正走着，在车店稍前一点的地方，迎面碰上一个意想不到的人。那人沿着根津寺后门外的坡道往上走，正好同他相向

① 隐指夏目于一九〇〇年去英国留学，两年后又回到日本。

② 位于东京本乡，现属文京区。

③ 即驹込后街，夏目的住址。

而行，朝北走来。健三无意中朝前望去，那人约在前面二十米的地方，进入他的眼帘。他不由地把自己的目光移开。

他想若无其事地从那人身边走过去。可又觉得有必要再确认一下那人的相貌。因此，当走近相隔约五米时，他再次把目光向那人投去。这时，对方早已死死地盯住他了。

街上寥无声息，两人之间只有细细的雨丝在不断地飘忽，彼此要认清对方的面貌，没有任何困难。健三只膘了一眼，随即向前方走去。对方却伫立在路旁，压根儿就不想离去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健三擦身而过。健三感到那人的脸象是随着自己的脚步在慢慢地转动。

他已经多年不见那人了。他不到二十岁就与那人断绝了来往，至今，十五六年的岁月过去了，在此期间，他们从未见过面。

健三现在的地位和境况，用过去的眼光来看，的确起了根本的变化。他已经长了黑胡子，戴上了小礼帽，与早先那副秃头模样相比，连他自己也不禁有隔世之感。对方却有点反常。不管怎么说，那人也该有六十五六岁了，为什么头发至今仍是这么乌黑呢？他心里好生奇怪。不戴帽子外出，是那老早就有的习惯，至今未改，这一特点也给他带来了奇异的感觉。

健三本不乐意碰见那人。他曾这么想：万一碰上了，如果对方比自己衣冠整洁，当然再好不过。可是，眼前所见的这个人，谁都不会认为他的生活是很富裕的。即使不戴帽子是本人的自由，单从外褂或内衣来看，充其量不过是过着

中等以下生活的老人。健三甚至连那人撑的雨伞是显得很沉的粗布伞，也注意到了。

当天，他回到家里，一直没法把在路上碰见那人的情景拂去。那人伫立在路旁，直勾勾地望着他擦身而过的那副神态，不时地侵扰着他，弄得他心烦意乱。可是，他什么也没有告诉妻子。他有这种脾气：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即使有不少想说的话，也不愿向妻子述说。妻子呢，面对沉默不语的丈夫，除了有要事以外，也决不轻易开口。

二

第二天，健三在同一时间，又经过同一地点。第三天也经过那里。可是，不见那个不戴帽子的人从什么地方钻出来。他在那条常走的路上来来去去，显得那样机械而勉强。

一连五天都这样无事地过去了。第六天的早晨，那个不戴帽子的人突然从根津寺坡道的暗处钻出来，把健三吓了一跳。这次与上次的地点大致相同，时间也几乎一样。

当时，健三尽管意识到对方会慢慢接近自己，但他仍一如既往，机械而勉强地继续向前走。可是，对方的态度截然相反，眼睛里凝聚着足以使任何人望而生畏的目光，死死地盯住健三。从那阴沉可怕的眼神里，可以清楚地看出那人在寻思，只要有空子，就要向他扑来。健三毫不迟疑地从那人身旁冲了过去。

“老是这样下去终归是不行的。”健三心里有这种异常的预感。

当天回到家里，他仍然没有把不戴帽子的人的事告诉妻子。

他和妻子结婚已有七八年了。当时，他已与那人断了关系，何况结婚的地点又不在故乡东京，妻子当然不会直接知道那人。如果有所传闻，那只能是出自健三本人的嘴，或是从他的亲戚那里听到，对健三来说，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。只是结婚之后，有一件与此有关的事，至今还经常在他的脑海里浮现。五六年前，他还在外地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在他工作单位的桌子上，意外地放着一封女人字体的厚信。他好奇地拆开了这封信，可是，费了很大的劲也没有把信看完，因为密密麻麻的小字，写了二十张左右。他只看了约莫五分之一，就把信交给了妻子。

当时，他认为有必要向妻子说明写来长信的女人的情况，更有必要把与这女人有关的那个不戴帽子的人拉来作证。健三依然记得当时自己被迫这样做的情景。可是，健三喜怒无常，当时向妻子作的说明详尽到了什么程度，这一点已经没有印象了。因为这是有关女人的事，妻子也许还记得清清楚楚，可他却无心再去询问妻子。他不愿意把写长信的女人和不戴帽子的男人摆在一起，因为这样会勾起他去回忆自己不幸的往事。

好在他眼下的处境没有工夫去为那些事情操心。他回到家里，换好衣服，马上钻进自己的书斋。他呆在这不到十

二平方米的小房间里，感到要做的工作太多了。实际上，比起工作来，还有一种非承受不可的刺激更强烈地支配着他，这自然使他焦急不安。

在这十二平方米的房间里，他打开从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书箱，取出外文书，盘腿坐在如山一般的书堆里，过一个星期，甚至两个星期。他随手抓到哪一本，拿过来就看上两三页。正因为如此，这间至关紧要的书斋总是凌乱不堪，顾不上收拾。末了，来访的朋友实在看不惯，就不分前后顺序，也不管册数多少，把所有的书都归置在书架上。许多了解他的人，都说他是神经质，他却认为这是自己的习性。

三

的确，工作一天天追逼着健三，即使回到家里，也不得片刻清闲。而且，他自己还得看书，还得写东西，还得思考问题。因此，他几乎不知道世间有“清闲”二字，始终被拴在桌子跟前。

他忙得很少到娱乐场所去，有时朋友劝他去学学谣曲，他也婉言谢绝。别人那么空闲，他感到奇怪，但自己对待时间的态度，简直跟守财奴对待钱财一样，他却根本没有觉察到。

客观的形势迫使他不得不避开社交，也不得不避开旁

人。象他这种人，思想上与铅字的交道越复杂，就越会陷入个人的苦海。有时他也模糊地意识到生活的孤寂，却又坚信自己心灵的深处理藏着一团异乎寻常的烈火。因此，尽管他朝着寂静的旷野，迈步在生活的道路上，却仍然认为自己天性如此而聊以自慰。他决不认为热情的人的血会趋向枯竭。

亲友们都把他当作怪人。可是对他来说，这并不构成了不得的痛苦。

“受的教育不同，有什么办法呢！”他经常暗自替自己辩解。

“恐怕是自我欣赏吧！”妻子总是这么认为。

可怜健三竟无法摆脱妻子的批评。每逢妻子这么说的时侯，他就显得不高兴，有时打心眼里埋怨妻子不理解自己，有时会骂上几句，有时还会强顶硬撞，跟虚张声势的人说话一样，把火发在妻子身上。到头来，妻子只是把“自我欣赏”四个字改成了“大吹大擂”四个字。

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和一个哥哥。说到亲属，除了这两家别无他处。遗憾的是，他与这两家的来往也不怎么密切。与自己的姐姐和哥哥关系疏远，他也觉得这种现象不正常，心里不是滋味。可是，他把自己的工作看得比与亲属来往更为重要，何况回到东京之后，已经与姐姐和哥哥见过三四次面，这一事实也使他多少有理可说。如果不是那个不戴帽子的人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，他还会跟往常一样，每天只需按常规在千駄木的街道上往返两次，暂时无需往

别处去。在这期间，如果有个星期天可以舒坦一下，也不过是在铺席上伸展开疲劳的四肢，美滋滋地睡半天罢了。

可是，到了下一个星期天，他突然想起在路上两次碰见那人的事，立即想去姐姐家。姐姐家在四谷津守坡旁边，从大街走进胡同里约莫一百米。姐夫要算是健三的表哥，也是姐姐的表哥，但不知他俩是同岁，还是相差一岁。在健三看来，他们两人都比自己大一轮。姐夫原来是在四谷区公所工作，现已辞去该职，再住在津守坡就不太方便了。可姐姐不愿离开这个熟人多的地方，还是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。

四

姐姐有气喘病，一年到头叫唤难过。尽管如此，由于她生来是个急性子，除非实在忍受不了，是决不肯闲着的；做点什么事，不在狭小的屋子里转个没完没了是不肯罢休的。健三认为她那个沉不住气的庸俗样子，实在太可怜了！

姐姐还是个特别爱唠叨的人，而且唠叨起来毫不顾体面。健三与她相对而坐，只好沉默不语，显得有苦难言。

“就因为她是我的姐姐嘛！”与姐姐谈话之后，健三心里总是这么感慨无量。

这一天，健三看到姐姐跟往常一样，用袖带挽起袖子，在壁柜里翻来翻去。

“啊，好久不见，来得正好。来，用这个垫上吧！”

姐姐把坐垫拿给健三，自己到廊檐那边洗手去了。

健三趁姐姐不在，环视了客厅，横楣上还挂着他小时候见过的旧匾。他想起在十五六岁时，这家的主人曾告诉他：匾额落款简并宪^①，确实是旗本^②出身的书法家之类的人，他的字是出类拔萃的。健三当时管这家主人叫阿哥，经常到那里去玩。其实就年龄来说，有着叔侄般的差别。可是，两人总爱在客厅里摔交，每次都要挨姐姐的骂。有时，两人爬到房顶上去摘无花果吃，把果皮扔向邻家的院子里，人家找上门来。有时主人骗他，说给他买个带盒子的罗盘，可是过了好久，仍不见兑现，使他特别怀恨在心。更可笑的是，与姐姐吵架之后，自己下了狠心：这回即使姐姐来道歉，也不宽容她。可是，等来等去，姐姐就是不来道歉。无奈何，自己只好厚着脸皮找到姐姐家去，又窘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光是不声不响地站在门口，直等到姐姐松了口，才进到屋里去……

健三望着那古老的匾额，就象面对着促使他回忆起儿时情景的明亮的探照灯。他感到姐姐和姐夫以往那样照顾自己，如今自己却不能加倍还报，心里十分内疚。

“近来身体怎么样？没有怎么大发作吧？”他望着坐在自己面前的姐姐的脸这么问。

“嗯，谢谢。托福，精神还算好。不管怎么着，家里这点事还能做得了……可是年龄不饶人，实在没办法象过去那

① 德川幕府末期的官员，实为简并政宪，落款时省去了“政”字。

② 旗本为德川幕府的官职，即将军的直属武士。

样拼命喽！早先，健弟来玩的时候，我会撩起衣襟，连你的小屁股都给洗干净了，可如今实在是没有那个精力了。好在托你的福，每天总算能喝上牛奶……”

虽说为数不多，健三总不忘每月给姐姐一些零用钱。

“好象瘦了一些呢！”

“哪里，老是这个样子，有什么办法。我从来就没有胖过，也许是肝火太旺的缘故吧。一发火，就胖不起来喽！”

姐姐挽起袖子，把瘦骨嶙峋的胳膊伸到了健三面前。她眼睛深陷，眼圈稍黑，眼皮松弛，显得无精打采。健三默默地盯着姐姐那干瘪的手掌。

“说起来，健弟现在干得不错，真是再好不过。你出国的那个时候，我还心想怕是难以活着再见了。可是，你瞧，这不是好好地回来了吗！如果阿爹和阿妈还健在，该有多高兴啊！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姐姐的眼眶噙满了泪水。健三小时候，姐姐总是象口头禅似地说：“等姐姐将来有了钱，健弟喜欢什么就给买什么。”当时还信以为真。可她又说：“性情这么古怪的话，这孩子终归是不成器的。”健三想起姐姐往日说过的话和那种语气，心里暗自发出了苦笑。

五

追忆起往事，健三觉得好久不见的姐姐更加苍老了。

“说起来，姐姐今年多大啦？”

“老太婆喽！又过去一年了嘛，你说呢？”

姐姐带笑地说了一句，露出了一排稀疏的黄牙齿。的确，连健三也没有想到她已经五十一岁了。

“这么说，比我大一轮还多喽！我还以为顶多相差十岁、十一岁呢。”

“怎么大一轮呢？我与健弟相差十六岁。你姐夫属羊三碧^①，我属四绿^②，记得健弟你是属七赤^③的。”

“属什么星我不懂，反正我三十六岁了。”

“你算算看，肯定是属七赤。”

健三根本不懂得算自己的星属。关于年龄的事，就谈到这里为止了。

“今天，姐夫不在家？”健三问起了比田的事。

“昨晚又是他值班。说起来，如果光是值自己份内的班，一个月轮上三四次也就行了。可是，还有别人求他顶班。可不，只要顶上一个晚上，就没完没了，他甚至想把别人的班全包下来。这些日子，住在公司和回家里来，大致各占一半。说不定住在公司里要更多些呢！”

比田的桌子摆在拉门旁边，健三默默地望去，上面整整齐齐地放着砚台盒、信封、信纸。桌子的一端还立着两三本记事用的笔记本，红色的书脊正对着健三。还有一把光亮好看的小算盘摆在本子的下方。

①②③ 都属于九星，分别位于东、东南、西方。

据传，比田近来与一个奇怪的女人勾搭上了。还有人说，他把那女人安置在离自己工作单位很近的地方。健三想：说是值夜班，值夜班，不能回家来，也许原因就在这里吧。

“比田姐夫近来好吗？也许与过去不同，年纪大了，变得老成了吧？”

“什么呀，还是那个样子。他呀，是特意为个人享福才生到这个世上来的，有什么法子！不是去听说书，就是去看戏，再不就是看摔交。只要有钱，一年到头到处闲逛。可也奇怪，也许跟上了年纪有关吧，与过去相比，象是和气些。正如健弟知道的，早先他性子可暴躁啦！不是踢，就是打，抓住我的头发，在客厅里打转……”

“姐姐也不示弱呀！”

“什么呀，我可是始终没有动过一次手。”

健三想起过去姐姐那股倔强劲，禁不住发笑。夫妻俩扭打起来，根本不象姐姐自我表白的那样，光是挨打。特别是那张嘴，姐姐要比比田厉害十倍。尽管如此，人又饶人的姐姐又是多么令人可怜啊！她受了丈夫的骗，居然轻信丈夫既然没有回家，就准是在公司里过夜。

“好久不来，请吃什么好东西呢？”健三边望着姐姐的脸边说。

“那好啊，虽然如今生鱼片并不稀罕了，但还可以弄来吃吃吧！”

只要来了客人，不管人家有没有时间，姐姐总要让人家

吃点东西，否则是不会放行的。健三只好稳稳当当坐下来，准备把装在肚子里的话，慢慢地说给姐姐听。

六

健三最近也许用脑过度，胃总是不好，偶尔也想起要运动运动，可是，一运动反而更加感到胸部发闷，腹部发胀。他很注意，除了三顿正餐之外，尽可能不吃别的东西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挡不住姐姐把东西硬塞过来。

“紫菜饭团对身体没有什么害处，是姐姐特意为健弟弄来的，所以一定尝尝。喜欢吗？”

健三无可奈何，只好把乏味的紫菜饭团，放进牙齿被香烟熏坏了的嘴里，勉强地咀嚼着。

姐姐唠唠叨叨，健三一直没能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。尽管自己有事要问姐姐，但在谈话中尽是姐姐在问。他憋得难受，姐姐却毫无觉察。

姐姐喜欢请人吃东西，也喜欢送人东西。她说要把健三赞赏的达摩大师旧挂轴送给他。

“这种东西，挂在这里也没有用，你就拿去吧！这么脏的挂轴，连比田都不要了。”

健三没说要，也没说不要，只是苦笑。这时，姐姐象有什么悄悄话要说似的，突然放低了声音。

“是这样，健弟，你回来之后，我就想跟你说，可一直拖

到今天还没有说出来。健弟刚回来，一定很忙。姐姐我要上你那里去吧，又有阿住在，有点不好开口。那就写信吧，可是，你知道，我不会写……”

姐姐的开场白既冗长又可笑。小时候，怎么让她学习，记忆力就是差，无论多么容易的字，总是装不进脑子里，就这样活到今天五十来岁。想到这点，健三认为她是自己的姐姐，应该同情，但也为她羞愧。

“那么，姐姐到底要说什么呢？说实在的，我今天来倒是有话要跟姐姐说啊。”

“是吗？那么，轮着来，你先说吧！为什么早不说呢？”

“可是，哪能插得上嘴呀！”

“就别那么客气啦，姐弟之间嘛，是不？”

姐姐自己不停地唠叨，堵住了别人的嘴。这是明摆着的事实，姐姐却丝毫没有察觉到。

“这样吧，还是姐姐先说。姐姐要说什么呢？”

“的确，说起来很对不起健弟，不好开口啊！可是，我年纪大了，身体越来越差。再说，你姐夫又是那个样子，只顾自己过得好，老婆过得怎么样，他根本不管……每个月的收入本来就少，何况还要交际应酬。因此，要说没法子，也的确是这个样了……”

因为是妇道人家，姐姐说起话来，总爱绕弯子。很简单的事，总是不能直截了当地说清楚。当然，健三对中心意思是明了的，也就是说，她要健三每月再多少增加一点零用钱。可是健三听说，现在的那么点钱，也常被姐夫骗去。姐